

如果你爱它，就放它走。

生而狂野

Born wild

(英) 托尼·菲茨约翰 著

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
PUBLISHING HOUSE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生而狂野

Born Wild

(英) 托尼·菲茨约翰 著

Tony Fitzjohn

张雪瑾 冯 瑛 译



青岛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而狂野 / (英) 菲茨约翰著; 张雪瑾等译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
2011.11 ISBN 978-7-5436-7626-8

I . ①生… II . ①菲… ②张… III . ①纪实文学 - 英国 - 现代

IV . ① I561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1387 号

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5-2010-135 号

Born Wild

Copyright © 2010 by Tony Fitzjohn

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2 by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生而狂野 |
| 著 者 | (英) 托尼·菲茨约翰 |
| 译 者 | 张雪瑾 冯 瑛 |
| 出版发行 | 青岛出版社 |
| 社 址 |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(266061) |
| 邮购电话 | 13335059110 0532-85814750 (兼传真) 0532-68068026 |
| 责任编辑 | 周 莉 E-mail: zhouliwentao@126.com |
| 装帧设计 | 智于设计 |
| 插 图 | 潘歌嘭 |
| 照 排 |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|
| 出版日期 |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|
| 开 本 | 32 开 (890mm × 1240mm) |
| 印 张 | 11 |
| 插 页 | 16 |
| 字 数 | 300 千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436-7626-8 |
| 定 价 | 28.00 元 |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电话: 0532-68068629

建议上架: 畅销文学



目录

Contents

1 初识非洲

001

我清晰地记得自己听到的第一声狮吼——那种低沉的吼声，熟悉却又超出想象。狮子并不像米高梅电影开场前那样吼叫（那只狮子只是在打哈欠），但是那种低沉的吼声回荡在整个非洲夜空，足以叫人毛骨悚然。“谁，是这片土地的王者？是我，是我，是我……”

2 结识乔治

025

突然，克里斯蒂安的耳朵抖动了几下，身体也紧张起来。我们循着它的视线望去，一群大象缓缓进入我们的视线。鳄鱼们滑进塔纳河的泥浆里，躲避硕大的象蹄；受惊的河马蹒跚着离开，尾巴上还夹着喷出的粪便。大象们笨拙地走过沙滩，艰难地涉过浅滩。

3 融入狮群

050

在科拉的第二天，克里斯蒂安坐在我脚上舔起我的手来，从那一刻起，我就迷恋上了科拉的生活。很快我就发现，如果你对狮子充满尊敬、理解和爱心，它们也会对你充满信任和爱戴。它们对你坚信不疑，你也应该对它们报以一份永久的信任。

4 骄兵必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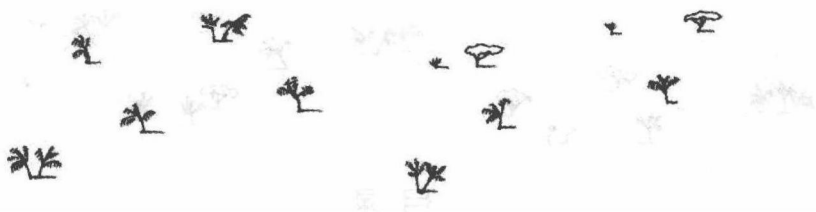
071

突然，一股巨大的力量向我的肩膀和头部袭来。这种力量绝不是幼狮能施与的，显然是一头成年狮子在攻击我！它咬住我的肩膀，就像鲨鱼咬住小海豹那样把我摇来摆去……我什么都做不了，一时间，眼前漆黑一片。那头狮子太强壮了，我的任何反抗都无济于事……

5 与狮同行

099

灌木丛中传来温柔的叫声——是弗瑞德！我照看的第一头狮子，我的最爱。我想打开车门，可还是停下了。我明白，我不能这样做。这里紧邻秘鲁国家公园，那儿有成千上万只野牛和羚羊供它大快朵颐。我们继续向前开车，抛下了多年不见的弗瑞德。我悄然泪下。这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抉择了。



6 孤立无援

123

突然,大约60只狒狒涌上来把我和母豹“尖叫”包围了。这些家伙相当强壮,足以扯下成年男子的胳膊,那巨大的牙齿堪比狮子锋利的巨齿。“尖叫”一副轻蔑的表情,朝那群狒狒走去。那些家伙吼叫着,挥舞着拳头。我跟在“尖叫”身后,心怦怦直跳,汗如雨下……

7 灭顶之灾

153

五名索马里匪徒以最快的速度逃跑了。乔治被激怒了,他暴跳如雷,手里握着跟随自己多年的枪,像一头飞奔的狮子冲向敌人。他寡不敌众,枪支数量也远远少于敌人,终究未能幸免于难。易卜拉辛说,他从来没有见过被子弹打成那样的身体,俨然已经千疮百孔……

8 路漫漫其修远兮

182

尽管姆科马齐一团糟,但还是透出一股野性之美。跟科拉一样,那里在惨败之后依然保持一种极致的美,美得刺痛我心。那是一片荒蛮之地,浸透着野性……乔治记忆中的姆科马齐是美好的,我想延续他生前的希望和信念。我必须奔赴南方,帮助这片饱经风霜的土地重现往日风采。

9 上下求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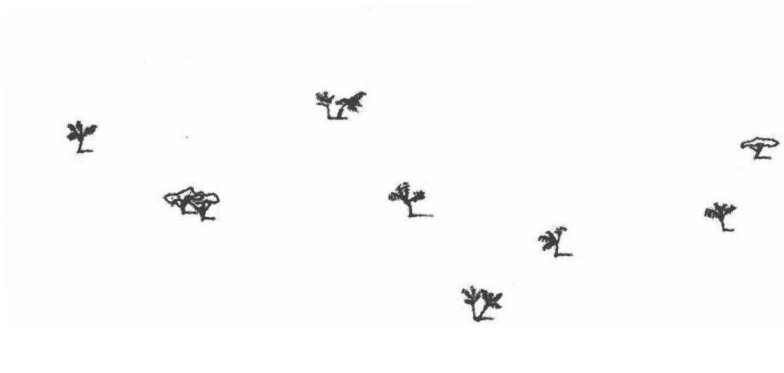
216

我们要保持前进的势头,这依然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必须始终让别人看到我们在进步,不管这前进的脚步会有多慢……当时虽然工作进展不顺利,我并没有感到太紧张。像往常一样,我只顾埋头工作,一切都在继续——一次前进一小步。

10 路上归途

245

跟一只狮子并排走在了一起穿越灌木丛,再次以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看着眼前上演的一切,这种美妙的感觉我都快要忘记了。我不禁回想起跟狮子克里斯蒂安、丽莎还有祝玛一起在科拉度过的美好时光。那时,我刚开始了解灌木丛。如今跟吉普在一起,我感觉就像进了天堂。



11 没有免费的午餐

276

母狮吉普死了！悲伤将我吞没。我简直无法呼吸，泪水盈满双眼，模糊了我的视线。就在坦桑尼亚人搭建的充满生机的牧牛营地里，我们发现了吉普的尸体——这只可怜的母狮被人剥了皮，剥了爪子，就连牙齿也被敲掉，拿去做了小件旅游纪念品或者供巫师作法用了！

12 在路上

304

年轻时，我总是急切地盼望着一直向前走，使我对过去缺乏足够的思考。现在，我努力让自己两样都做到——既要憧憬未来、勇往直前，又要反思过去、总结经验。丘吉尔说：“成功不是终结，失败不是毁灭，勇往直前的勇气才最值得珍爱。”我已经找到继续前进的勇气了。

致 谢

334

附录：科拉狮群谱系图

336

1

初识非洲

狮子咬住人后，不会急于把你大卸八块，而会把你活活闷死，这让人感觉莫名其妙。这就好像它们明明有枪，却用枕头进攻一样。我想我该为此感到庆幸：曾经，一头重达 200 公斤的成年狮子猛扑到我背上，吓得我魂飞魄散。那家伙张开大嘴含住我的头，然后越咬越紧，没过一会儿我就意识模糊了。直到它开始撕扯我的肚子，我才清醒过来，心中重新燃起求生的欲望。那一刻，你就好像被一个大浪砸下冲浪板，又在一瞬间被翻滚的浪花中透出的光线激起了求生的本能，你会用力猛蹬双腿，努力冲向海面。我把拳头塞进狮子的嘴里，垫在我的头上，护住头部，但我不够强壮：那个混蛋要吃了我！至今我仍然记得，在死亡的边缘我还在想：这是哪头狮子？是野生的还是我们营地喂养的？

攻击我的是我们喂养的狮子夏伊曼，而救了我的也是我们喂养的狮子，名叫弗瑞德。弗瑞德在我的悉心照料下长大，它是喜欢我的，不像那个大恶棍夏伊曼，自始至终我们都没能掌控它。当时，弗瑞德扑向夏伊曼，分散了那个家伙的注意力，为我争取到了足够长的时间，让我得以恢复一些意识，并把身体蜷缩成了胎儿的姿势。夏伊曼一度想再抓住我的身体，却被弗瑞德攻击了至少四五次。夏伊曼个

头儿比弗瑞德大，最终还是咬住了我的脖子，想要把我杀死。我的生命力在渐渐衰退。我在这世上的最后一瞥落在狮子营前腐臭的垃圾堆上。我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，残存的意识渐渐被黑暗吞没，那堆垃圾让我抓狂……

此前的4年间，我一直跟乔治·亚当森并肩工作。乔治是肯尼亚的狩猎监管员，他把收养的狮子放归自然，这在他妻子的著作《生来自由》中有所记述。就是乔治把我从狮子的血盆大口中救了出来。当时，一听到领班埃瑞古穆萨的呼救声，乔治就握着一根小短棍冲出了营地，结果发现狮子夏伊曼正在撕咬我，我被它拖在两条前腿间。我的脖子、肩膀和身上全是洞，鲜血汩汩地往外涌。看到这些，老乔治立刻意识到我的生死几乎就在这一线之间。乔治和狮子弗瑞德拼命冲向夏伊曼，把我拉了回来。要是没有弗瑞德帮忙，我是必死无疑的。就这样，一头狮子攻击了我，而另一头狮子拯救了我。

那次袭击让我失去了一颗牙齿和一只耳朵。狮子在我右侧肩颈部咬了一个窟窿，这个窟窿大得很，我甚至可以把自己的拳头放进去！痛苦地熬过几周后，我才能下地活动。1971年起，我就跟随乔治一起跟野生动物朝夕相处，能与动物们一起生活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拥有的一项特权。与这比起来，从狮口中侥幸生还的惊险实在算不上什么。

乔治的营地位于肯尼亚北部，去往那里是一个相当漫长的旅程。但我1971年到达那里的时候，才真正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。换句话说，我生于1945年，在那个贫穷的年代，没有人管我的死活。我在柯克佛斯特长大，那里位于皮卡迪利大街的最北边。母亲是个银行办事员，在我出生前，父亲就弃她而去了。二战期间，母亲与成千上万人有相同的命运，她试图凭借一己之力把我抚养成人，然而这很困

难。当时几乎没有工作机会,没有吃的,要把一个没有父亲的小男孩儿拉扯大可谓千辛万苦。我7个月大的时候,母亲把我送到英国儿童协会的一个收养教堂。我此后再也没有见过她,不知道她后来过得怎么样。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。有人曾告诉我,父亲在皇家空军战功卓著,并且结了婚,但我对这些消息半信半疑。我不清楚这些关于父亲的传言是真实存在的,还是仅仅是种美好的臆测。直到现在,我也找不到任何有关自己身世的线索,因为那个收养教堂的很多资料已经遗失了。但我对养父母的情况一清二楚,当我的年纪还可以用月份来计算的时候,菲茨约翰夫妇就来把我接走了。他们把我带到了柯克佛斯特。从那时起,我就一直试图从他们的生活方式中挣脱出来。

我的养父在银行工作。每天他都要坐火车去往诸如格林威治、考文特加登和图廷之类的地方。战争期间,他在沙漠之鼠兵团负责部队供给,在埃及的5年时间里,目睹了一些让人非常不快的场景。养父回来后,有人告诉我,他在埃及时,曾经有6个月一直呆坐着,凝视着炉火,酗酒,一言不发。现在,你可以把这种现象叫做创伤后压力症候群,可在当时并没有这样的叫法。养父恢复后不久,便和养母一起经历了一次沉重的打击。他们曾收养了一个孩子,并且一直悉心呵护着,可6个月后,这个孩子的生母找上门来,要把孩子带走,理由是不久前她结婚了,娶她的那个男人在一场车祸中失去了自己的前妻和4个孩子。我的养父母认为把孩子交给这对夫妇是唯一合乎常理的选择,但这段插曲曾让他们一蹶不振。

养父母收养我之前,已经渐渐从丧失养子的打击中恢复过来。养父工作不错,和养母相敬如宾。我的养母是个执着的慈善工作者,总在做着温文尔雅的工作,比如参加母亲联合会、城镇妇女协会,或

者是去教堂。我们就像黑白老电影里的那些中产阶级一样，在南海岸科斯度假；节庆时，穿着手织毛衣，全家聚在一起。我们家住在临街的一套半独立式别墅里，街道两旁有很多那样的房子。跟街对面比起来，我们这一侧的别墅显得更整洁漂亮，因为只有在我们那一边才能望见伦敦地铁闪烁的信号灯。不过，那些信号灯千篇一律，我不是很喜欢。

大概在我两岁半的时候，我们家又去了一趟孤儿院，根据家里的传统，我挑选了一个妹妹。她叫玛格丽特，住在英格兰，比她哥哥活得体面得多。我们不知道养父母为什么要领养孩子，可能是他们有什么生理缺陷，也可能他们缺乏足够的夫妻生活。当然，我从没见过他们亲热，因为那是四五十年代，性这个话题是不可以和父母当面探讨的。父母对我们很严厉，让人感觉压抑。父母亲之间也会有争吵，但与对孩子们的关爱相比，他们夫妻间的芥蒂显得微不足道。

那时，搭乘伦敦地铁的皮卡迪利线到尽头可以去往乡村。田野离我家只有不到 100 米，我喜欢带着我们的小狗特努蒂和朱蒂去那里远足。阿列克斯·邓肯是当地牧师的儿子，我喜欢和他在树林里爬树、玩耍。那时，我们有一把气手枪，我们会爬上阿列克斯家的屋顶，趁女人们大摇大摆地路过时，朝她们的屁股射击。当然，我们难免会被大人们逮到。我做事总是直来直去，毫不掩饰自己。与同龄孩子相比，我很早就明白“解释就是掩饰”这个道理，所以，我总是比预期的表现更为出色。我讨厌恶作剧后还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。

参加童子军是我的大爱之一。那时，童子军的名声不怎么好，总是跟恋童癖和凉鞋扯上关系。但 50 年代，参加童子军是逃脱家庭管教、学习户外知识的绝佳选择。小学毕业时，我获得的奖章比伊迪·阿

敏将军^①还要多。我喜欢参加童子军,而且在活动中表现非凡,直到中学毕业才离队。总会有卓越的童子军队长来领导我们。挣脱家里的严厉管教,享受户外的无拘无束,让我们觉得心旷神怡。在童子军的队伍里,我们学会了操作实用工具、打绳结、编绳索等技术,这些实用的技能让我们兴趣盎然。我的一生每天都在打绳结,而在10岁之前,我就把打绳结的方法掌握得差不多了。虽然童子军在英格兰已经慢慢过时,但它依然风靡非洲。童子军和其他许多现象一样,如今在非洲非常流行,风靡程度就如同在50年代的英格兰。非洲人对童子军的态度让人吃惊:部长大人们乐于穿着短裤,系着童子军领带的皮环,在镜头前摆几个姿势。人们频繁地举行童子军大型集会,连童子军的创始人贝登堡勋爵竟然也为了参加集会而客死肯尼亚。当时,肯尼亚的童子军首领——也就是总统丹尼尔·阿拉普·莫伊——在贝登堡勋爵的墓前建了一座国家纪念碑。如今,肯尼亚的童子军首领是我最要好、最尊敬的朋友之一。

只有在学校时我才不会参加童子军活动。小学时代唯一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学校里养的那些兔子。人们为什么饲养兔子?是为了它们的皮毛?还是用来食用?又或者是把它们当作宠物?这些我都不清楚,但我喜欢照料它们。照料归照料,那时我可没有想到要训练这些兔子,让它们有一天能重返自然。不过,我发觉自己从那时起就喜欢上了动物,但也跟其他人一样害怕它们。这两种矛盾的情绪交织在一起,让人不快。有一次,我心情不好,在学校操场上的小水坑里喝了几口水,结果染上了斑疹伤寒。我无奈地躺在床上,浑身冒汗,眼睛盯着悬在屋顶的电灯泡,就这样熬了几个月才恢复过来。也正

^① 伊迪·阿敏(Idi Amin): 20世纪70年代乌干达的独裁将军。

是因为那场病，我偶然翻阅了一本书，书中的文字点燃了我心中的激情——我要去非洲，和心爱的动物们待在一起。

这本让我激动不已的书是埃德加·赖斯·巴勒斯写的《人猿泰山》。在关于非洲大陆的记述中，这本书可谓是内容最不准确的作品之一。可就是这本书激发了我去非洲跟野生动物为伴的想法。在如今这个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风行的年代，这也许让人有些匪夷所思。我们家只有一个小书架，里面塞满了简易读物和与沙漠战争有关的书籍，这些书中的黑白插图都是些舞动双手的人物肖像。而在书架后面却藏着一本彩色封面的平装版《人猿泰山》，这本书我看了很多遍。那时，约翰尼·韦斯穆勒和黑猩猩奇塔主演的泰山系列电影持续上映。尽管我很喜欢莫林·奥沙利文扮演的简，但与电影比起来，《人猿泰山》这本书更能激发我的热情。

我对《人猿泰山》痴迷不已，从而也对非洲、对生活在那里的人和野生动物挚爱终生。我曾在非洲含垢忍辱，遭到过当地人的枪击，也曾被那里的野生动物咬伤，尽管如此，我心不移。我眷恋着非洲，因为那里的生活自由而又充满挑战，或者说，会让你有一种责任感，而我一直没能为自己这种复杂的非洲情结下一个确切的定义。对于非洲，我是如此难以割舍，离开那片土地，我会变得魂不守舍。在小说《人猿泰山》中，泰山去了非洲后便做了那里的国王，而我也极其渴望像自己的偶像那样，能和动物们心有灵犀。埃德加·赖斯·巴勒斯从未到过非洲（其实，威廉·巴勒斯^②或许更适合做我的向导），所以他对非洲的描述与现实相去甚远。然而，就是他对非洲生活的描述，燃起了我对那片土地最初的热望。

② 威廉·巴勒斯(William S.Burroughs): (1914—1997) 美国小说家、诗人、散文家、社会评论家，身为“垮掉的一代”的前卫派作家，其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我能回忆起的第一所学校应该是恩菲尔德文法学校,离我家有几公里的车程。在那里上学时,我肯定让父母很抓狂:我聪明伶俐,但却一事无成,因为我把精力都用来偷东西了。一次,当地沃尔沃斯商店的镜子失窃,人们笃定那是我干的,因为我们总在上课时间去那里偷东西。其实,我们并不想要那些东西,只是渴求偷窃过程中那种刺激和快感。那时,恩菲尔德文法学校的环境极其单调乏味,而柯克佛斯特又脏乱不堪,在我斑驳的记忆中充斥着黑与白。一开始,我还只是小偷小摸,这倒无伤大雅。不过,为了不断寻求刺激,再加上不愿在挑战面前示弱,我很快就变本加厉起来。这也让我离少管所和监狱越来越近。

那个阶段,我的生活又发生了变化。养父在银行尽心工作,出色的业绩为我家换来了第一辆汽车——沃克斯豪尔 10,那是我喜欢的型号。不带小狗去野外溜达时,我还摆弄过那款汽车的引擎。每到周末,养父就会奉若神明般地擦洗车身,所以车总显得崭新如故。那个年代,能拥有一辆汽车可是件大事,它们价值不菲,这种观念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。如今,我和乔治建立的信托基金会已经拥有了许多汽车,由于节俭的观念已深入我心,我一直在让这些汽车超期服役。我们在坦桑尼亚开过的每一辆车现在都还在用。我一直为此得意洋洋,直到得知维护这些汽车花费了大量费用后,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愚蠢。

1954 年,英国结束了定量配给制。那年我 9 岁,生活不再那么轻松。尽管如此,养父去新分行担任经理时,还是从银行那里得到了一笔派遣费。我们搬到了索斯盖特附近,那里显得更为繁华。随后,养父加入了扶轮社,那可是件大事,因为我的人生方向因此彻底改变了。我并没有被送到少管所,而是被送到了米尔希尔,那是一所整洁、

漂亮的寄宿制学校，位于北伦敦郊外。学校有一个帮扶计划，按照协议，学校和米德尔塞克斯郡议会每年都会帮一些男孩儿支付学费。一名扶轮社成员把这个计划告诉了父亲。虽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把我列为捐助对象，但我实在是太幸运了。如今，我在英国信托基金会的伙伴们几乎都是以前米尔希尔中学的同学，这其中也包括与我相识最久的校友鲍勃·马歇尔·安德鲁斯。以前他是我们的投资人之一，现在是基金会主席。

要是没有进入米尔希尔中学，我的生活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？我经常陷入这种想象。我会不会继续在伍尔沃斯偷东西，最后锒铛入狱？还是会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，然后在中年时远离烈酒？在米尔希尔的那段日子，我学到许多重要的东西，但那是我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，并不能给我带来薪水。直到1971年遇到乔治·亚当森，我才有了第一份薪水。我获得不列颠帝国勋章后，鲍勃在一次演讲中说，米尔希尔中学的理念就是把背景迥异的人——不管是有钱人、暴发户、中产阶级，还是穷人——聚拢在一个系统中，让他们成长为有才干、有能力、服务于大众的社会成员，进而回馈社会。然后，鲍勃转向我说：“菲茨约翰，你完全颠覆了米尔希尔的理念。”我或许不是他们想要培养的那种人，但我知道从进入米尔希尔的那刻起，自己要从中受益。

我在伦敦北部肮脏不堪的街道里待了13年，踏进米尔希尔中学时，那里的景象让我感到惊奇。米尔希尔中学坐落在一片方圆0.49平方千米的公共用地上，那里有些景色与奇尔特恩极其相像，其余之处则与伦敦的风格别无二致。学校的建筑风格我从未见过——高大的天花板上镶嵌着独具匠心的吊顶，地面上铺着精致光滑的木质地板，看上去就像电影布景。学校里有几座体育馆、剧院，还有科学

实验室,即使是在今日,那一切也会让人叹为观止,何况当时是 50 年代,而那些东西此前我几乎从未接触过。我惶恐起来。学校里的环境对我来说是如此陌生,我必须勤勤恳恳地为某个人服务,替他叠被子、刷鞋,还得忍受别人的欺侮。不过,有哪个新生不是这样呢? 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。刚到学校时,我算是最底层,从那一刻起,我就意识到自己必须摆脱这种处境,迈向更高的层次。我有很强的特权意识,也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机遇。在学校,我的花销几乎都是免费的,不过,仅仅是课本和校服的支出就让我的父母喘不过气来。他们只好省吃俭用,供我读书,同时还要负担妹妹在惠斯顿修道院的开销。我想拥有的东西在周围同学手中都能见到。我定下了目标:改变乡音,考三个优秀,打第一节橄榄球赛。前两个目标不算太难,可我是个瘦弱的小毛孩儿,尽管可以借助跳跳板跳得像马赛人那么高,抢到界外球,但想打第一节橄榄球赛实在是太难了。

我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生活中,努力学习,课堂外,我的表现就像那些千方百计想要加入海军的家伙。只要是带有危险性的活动,我都尝试过,比如绕地区跑越野、在体育馆做引体向上、爬绳等等。那个年纪的男孩儿,身体会自然而然壮实起来,不过,我显得格外健壮。天生拥有这种好体质是我的幸运,不然,恐怕我连现在一半的成就也达不到。整天跟踪狮子、追逐猎豹会让人筋疲力尽,我需要有强健的体魄才行。

与运动相比,学业是富于挑战的。尽管能轻而易举获得优秀,但我一直不擅长记东西。没有几所大学争着要录取我,进入医学院是不可能了。我只能跟那些未来的医生们同堂学习化学、动物学和物理学。化学老师介绍我认识了一家乳制品快递公司的老板,离校前,我在那家公司做了些管理方面的实习工作。毕业后,大部分同龄人

直接走向了工作岗位,而我缺少他们拥有的那种人脉关系。但去非洲前,我的人生出现了幸运的拐点。

在柯克佛斯特时,童子军活动耗费了我太多时间。进入米尔希尔中学后,有童子军和其他学生组织供同学们选择。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。我们参加户外活动,做自己钟爱的事,或者穿上二战时的军装,在退役教官的怒吼下列队行进。我一直没能获得荣誉童子军奖章,不过除此之外,童子军设置的那些林林总总的奖章我都获得过。想获得荣誉童子军奖章需要遵守种种行为规则,而我却一直调皮犯上。在米尔希尔中学过完最后一个学年,我学有所成,带着一份快递公司的就业合同毕业,也终于能放松一下了。比我早一年离校的鲍勃,曾在周六晚上开着他老爸那辆旧希路敏(Hillman Minx)带我去勾搭姑娘们,虽然没能如愿,但那种生活让我们觉得无拘无束。

我喜欢米尔希尔中学的生活。不过,摆脱了学校的严厉管教后,我感到耳目一新。我和一个校友自驾摩托环游整个英国,一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。毕业后的那个假期,时间过得很快,不久,我就开始在快递公司上班了。作为一种训练方式,我游历了英国的各个地方,而且做过许多工作,比如酒店管理员,也曾像麦特·门罗那样在马斯韦尔希尔做送奶工。麦特·门罗为电影《生来自由》演唱的主题曲曾获得奥斯卡最佳歌曲奖。1963年,如果你还年轻,而且住在伦敦,那你一定认为那是伟大的一年。而那时年轻的我有幸目睹了伦敦发生的一切。当时,我在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做管理实训生,那家公司可谓走在了哈罗德·威尔逊“科技的白热”最前沿。同时,我还在清晨开着一辆蓝色小货车,挨家挨户送牛奶。不久,我就发现那些关于送奶工和家庭主妇间的传言并不是子虚乌有的。那是我生命中的一段美好时光。

可是,好日子没过多久,快递公司就开始对我有了种种不满。两年来,因为我上班早退,周末花太多时间去玩儿橄榄球,头发留得太长,对日常工作缺乏兴趣,他们一直对我心存芥蒂。最后,公司把我派到了出国人员岗前培训班,希望我能抓住这最后机会,展现出些许领导才能。而那次机遇对我和公司来说都显得很不寻常。

培训班里所有的小组都会以某位极地探险家的名字来命名。我们的小组称为“劳伦斯·提图斯·奥茨小组”。劳伦斯因为无畏的献身精神而受人缅怀。在那次探险途中,他罹患疾病,当他得知这种疾病会殃及队友时,便说:“我出去一趟,可能需要一段时间。”之后,他毅然决然走进外面的暴风雪,再也没有回来。就像当年去米尔希尔中学一样,对我而言,进入奥茨小组也是一次幸运的机遇。我这辈子眼界一直都很局限,又总对现实感到厌烦。不过,我时不时会遇到一些大好人,他们帮我摆脱困境,并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。管理奥茨小组的坎贝尔·惠利就是这样一个人物。那时,我也正需要他。坎贝尔·惠利曾在塞伦盖蒂担任狩猎监管员,他所经历的生活是我读过《人猿泰山》后一直向往的。那时,我昔日的雄心壮志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,在懒散中消失殆尽。而坎贝尔·惠利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。他提到在丛林生活时遇到的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奇闻逸事,给我讲述他所知道的野生动物,还有那些与盗猎分子斗争的故事。那种生活与世隔绝,却意义非凡。当时,麦克米兰的“变动之风”正悄然席卷整个非洲。我很困惑,为什么坎贝尔·惠利不留在非洲平原上纵横驰骋,却在厄尔斯沃特湖畔的出国人员岗前培训班里,为一群像我这样与外界格格不入的人跑来跑去?刚进培训班的时候坎贝尔就告诉我,如果真的向往非洲,就应该去那里看看。不过他又强调,要是我在30年前去那里就好了。